



油布记

郭宏旺

时代江河的水流，静柔无声，缓缓地淘洗掉我们身边许多曾经熟悉的亲密的风物。它们或是生产的、生活的必需品，或是随手用的小物件儿。一度时期，它们构建了我们的生活，装点着我们的日子，留下了过往岁月的深刻印记。油布，就是其中一例。

油布，不是原本意义的布，上了油，画了图案，却又不一定是画儿，是实实在在的日用品，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们的生活逐渐开始变得多彩起来。服饰、发型、家居各方面都有显著变化。比如炕上铺的东西，曾经以各种席子为主，有高粱秆席、芦苇席、蒲草席、竹席、藤席，而晋北地区人家以铺高粱秆席为最多。有的人家土炕上直接铺席子，但容易漏出尘土。有的先铺几层牛皮纸或旧报纸，再铺席子，干净一些。崭新的席子，黄黄的颜色，淡淡的植物香味，摸上去光滑的手感，都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席子不防水，小娃娃不小心尿炕

上，瞬间就渗到土炕里。再者，席子再怎么光滑偶尔也会有毛刺，小娃娃在炕上玩，磨来蹭去，一不小心就扎了屁屁。还有的人家，男人抽水烟吹出的烟核儿不留意落到席子上，轻则烧个洞，重则引起火灾。

市场的需求，总会促进新生事物的产生。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就开始想办法了。帆布作画是艺术，那它是不是可以用在生活中？于是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油布制作的个人作坊和生产厂家。

几丈大的帆布上，刷油，再绘上各样图案，就是油布。民间制作油布的多半儿是原来的画匠。

条件稍好的人家，直接从国营的百货店买现成的油布，十几块到几十块钱不等。而农村更多的人家是自己备些料，比如帆布，上光的亮油，然后等待游走各地的画匠来村里时制作油布。

游走各地的画匠，原本是以画墙围子和家具为主，后来也兼做油布。他们画的油布图案虽不及工厂生产的那样规范，但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变化，

这是优势。比如准备娶媳妇儿就画荷花，寓意合好。

父亲手里的新房子是1982年建起，要请画匠画墙围子。一位从吕梁地区过来的画匠师傅揽了这活儿。记得当时到村子里的画匠大多来自本省的吕梁地区和河北阳原。师傅开工了，画墙围子的过程中师傅问起要不要一并做块油布。新房子，新仰尘，新墙围，再配上一块新油布就齐了，多美气。父亲说有道理，好事成双，便骑自行车进城割了一丈五粗纹帆布，然后就有了我家的第一块油布。墨绿色底子，中间画两幅大图案，一幅孔雀开屏，一幅凤凰展翼，四个角是寿字团纹勾边，内配四朵粉色的荷花，美丽又吉祥。

油布的加工大致分几个程序：帆布裁剪码边，上浆晾干，上底油，悬挂在晾干，再上三到四层油晾干，然后绘制图案。也有人最后还加一层亮油，油布更加水灵。

实际上有些心灵手巧的有绘画天赋的人也会自己制作油布，比如学校里的一些美术老师，和一些师范毕业

生都会做油布。比如我曾经的同事吕中的父亲，已经远去了的吕根堂老师，就是制作油布的高手。他的图案设计，传统元素中渗透着新潮。

铺上油布后，整个家都鲜亮了许多。关键是小娃娃尿炕上后不会渗，一把毛巾就擦干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有大的改善，盖了新居，打了新的组合柜家具，在亮莹莹的油布衬托下，家里一片新面貌。

油布的加工终究是有些繁琐的，于是，市场上一种新的装饰材料应运而生，那就是地板革。工厂大批量生产，周期短，成本低，质地柔软，图案规整靓丽，式样还多，可选择性强，价格弹性大，地板革的种种优势凸显无遗。于是当曾经的油布慢慢老化时，人们不再去做油布、买油布，而是直接买地板革。地板革用在了炕上，反而成就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姐姐出嫁时，我家的那块墨绿底色的油布换成了一块大红底色的油布，花团锦簇。再后来的后来，那两块油布被母亲收起来，卷好，悬挂在南房的墙壁上，它们被永远地闲置了。但是每每看见它们，更觉其中的珍贵……

油布，似乎早已成为过去时，谁承想，在我们留恋惋惜的同时还有现在进行时的存在。口泉有位老艺人，半个多世纪了，还在执着坚守着这一份文化遗产，难能可贵。致敬老艺人！

小窗一梦平生足

浩月

赞叹“清风入北窗，幽旷谐我心”，真德秀沉浸于“北窗燕坐寂无言，时听幽禽哢晴昼”，王中惊觉“风满北窗清梦觉，翛然心境上皇初”……北窗自带寒意，与南窗的暖融相比，北窗更多意味着偏僻、躲避，爱写北窗的诗人应该不大可能是人（性格外向），而大多是人（性格内敛）吧。

除了“推窗”“北窗”之外，古诗写到颇多的与窗有关的关键词就是“小窗”了。比如很少走神浮想的辛弃疾写道“记取小窗风雨夜，对床灯火多情”，自得其乐的项安世写道“小窗一梦平生足，闲著渔蓑伴白鸥”，忙里偷闲的刘克庄写道“小窗了却观书课，几首残诗旋补成”，豁达敞亮的邓肃写道“万里归来一小窗，利名心来不须降”……他们的诗句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人生得一小窗足矣。”小窗，不仅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空间，是典型的“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的心态体现。现代人喜欢大窗、落地窗，恨不得一间房子到处都是窗，是否也是展示欲望过于充分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房屋大多数是正南朝向，为的是光线充足，也可以保暖。为了躲避北风，一些房屋就不开北窗或者把北窗开得很小。过普通日子的老百姓，日常开窗通风，开的是南窗。可有些文人墨客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们偏偏喜欢写北窗，王安石向往“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孔武仲

最喜欢的一种描述窗户的说法，想来想去，恐怕还是这一句：“小窗一梦平生足。”它中立而温暖，整体上积极，略有那么一丝感伤也无伤大雅。我想请一位书法家朋友把它写成条幅，装裱好后就挂在家中常去待的那个窗户边上，时不时地看一看、读一读。

春日五则

张漠

春醒

却道东君清梦醒，
春来更有好花枝。

春归

好个东风今得意，
遍吹消息助天澜。

春雷

春雷许得时光愿，
听取开年第一声。

春雪

褪尽繁花真本在，
春风过后剪银花。

二月二

任它龙醒休言早，
莫笑天公势气横。

春趣

林鱼儿

他人难晓其中趣，
只道乾坤盆里栽。

山花子·春日忆旧

溪山清远

菜甲擒金涨野湖，子规声里叠新
坳。蜂阵驮香穿崖过，絮云飘。

纸鹤扶摇追蝶去，墟烟篆碧向天
桥。柳哨吹残微雨外，老石桥。

春

左世海

一种温漉漉的相思
阳光似水
洗去了村庄最后一丝雪痕
月色如银
镀亮了旷野复苏的田畴

该到春播的时候了
酥软的土地
已经做好了孕育的准备
饱满的种子

雁将诗行排版在天空
一朵云向另一朵云靠拢

站成夜幕朦胧的风景
彼此倾诉着

耕牛在田间发出的一声声
高亢的邀请

牵手春风

吴广寨

已过了雨水寒凉未退
春风在等一次约会
铺开辽阔的胸襟
把每一份思念晾晒
藏在记忆褶皱里的秘密
开始亮相
挥动吆喝的长鞭
探寻山的高远
抽打冰的清脆
等春雨赴约
把绿意洒满广袤的土地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奋勇争先的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

高旭东

又是一场雪，夜里已经下白了地皮，第二天上午洁白的精灵继续飘飞，起初是蒙蒙的雪屑，看不见朵儿、片儿，后来就成片成朵地落下来了，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像芦花，像鹅毛，雪把长空和厚土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春雪不比冬雪，少了冷峻和寒气，多了温婉和湿润。有的雪随下随化，楼上的落水管雪水滴滴答答落个不停。如果你不在窗前，光听声音，你会以为是春雨拜访人间呢。假如你在平房住，那瓦楞上的雪化成水，像珠子一样从容优雅地垂下来，像一帘幽幽的梦。

收住随雪翩跹的思绪，目光转回眼前。窗外的松树，像一座小巧的白塔，树枝上落满了毛茸茸的雪球。这样的情景，让人联想到丰满洁白的棉桃，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希望。一小堆一小堆雪球，积在侧柏仍存苍绿色的叶子上，细密的柏枝柏叶上，架着一团团柔嫩洁白的雪团，那雪团又似一颗颗银铃，在

风雪中摇摆，仿佛摇响了一串迎春的喜悦，又似展开了一幅美妙的图画。雪栖息在红红的灯笼上，原来随风飘逸的灯笼有了雪的覆盖变得稳重端庄了许多，雪白鲜红，相映分明，红红的灯笼似要雪燃烧，把残冬的严寒驱散！

走出家门，雪花在空中轻舞，春水在地上悄然。风带着一丝丝温柔，暖暖

地从耳旁吹过。一瓣雪落在我的额头，又调皮地打了一个滚儿，变成了一滴水珠，我好像听到她对我低声呢喃：人生如朝露短暂，要快乐生活啊！脚下的雪软软的，嫩嫩的，脚轻踏上，就会有一汪水，侧耳倾听，你会听到雪化的声音，感觉到她悄无声息的润泽；你会嗅到泥土的芳香，闻到春芽萌动的气息……

白天过去，夜款款地走来，但白天雪落的那情那景，还在温柔着我的视线，惊喜着我的心情，鼓动着我的手指，敲下这季节的脚步，敲下这生命的感悟！

收住随雪翩跹的思绪，目光转回眼前。窗外的松树，像一座小巧的白塔，树枝上落满了毛茸茸的雪球。这样的情景，让人联想到丰满洁白的棉桃，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希望。一小堆一小堆雪球，积在侧柏仍存苍绿色的叶子上，细密的柏枝柏叶上，架着一团团柔嫩洁白的雪团，那雪团又似一颗颗银铃，在

风雪中摇摆，仿佛摇响了一串迎春的喜悦，又似展开了一幅美妙的图画。雪栖息在红红的灯笼上，原来随风飘逸的灯笼有了雪的覆盖变得稳重端庄了许多，雪白鲜红，相映分明，红红的灯笼似要雪燃烧，把残冬的严寒驱散！

走出家门，雪花在空中轻舞，春水

在地上悄然。风带着一丝丝温柔，暖暖

倍以上。过去全队做一个二层桌子需要16小时，经过对手赛、连环赛，只用6小时零5分钟就完成了。

1960年4月2日至6日，大同市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市群英会）在西门外职工俱乐部召开，参会代表1292名，还有特邀的人大代表、职工家属代表和各厂矿的党政领导同志，共有1500人。李仕琪作为参会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在5天的会议中，他每天白天参会“取经”，晚上回厂带头干，苦战了3个晚上，制成1台自动净料机并投入使用。在3天的大会战中，红旗青年突击队每个人都干了4个人的活儿，3天就完成了半个月的生产任务。特别是自动净料机，比手工操作提高效率72倍，又一次展现了红旗青年突击队“领头羊”苦干、实干、巧干的时代风采。

李仕琪在大同市工业战线摸爬滚打了40余载，曾任大同市毛线厂厂长、大同市轻工业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2021年因病离世，享年84岁。那段岁月虽已远去，但“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殊荣；1961年，李仕琪被评为“山西省青年先进生产者”。李仕琪常说：“青年突击队就是急难险重的活儿要冲在前！”1959年至1962年，李仕琪作为参会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在5天的会议中，他每天白天参会“取经”，晚上回厂带头干，苦战了3个晚上，制成1台自动净料机并投入使用。在3天的大会战中，红旗青年突击队每个人都干了4个人的活儿，3天就完成了半个月的生产任务。特别是自动净料机，比手工操作提高效率72倍，又一次展现了红旗青年突击队“领头羊”苦干、实干、巧干的时代风采。

大同市木材厂认真贯彻省、地、市委工业会议和全市群英会精神，为实现1960年大战红五月、5月超4月的奋斗目标，组织了3次生产大会战，生产纪录不断刷新，日产值由1960年以来最高的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投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